



Need Me, Like You Did, Release

恋人啊

— 上 —

野泽 尚 — 著

陈惠莉 — 译



卫视中文台' 97

强档日戏1/21~2/3播出

东京爱情故事 主妇版

现代男女的四角习题

铃木保奈美・岸谷五朗
佐藤浩市、铃木京香、长濑智也、水野美纪

主演

恋人啊！

(上)

责任编辑:王 山
封面设计:赵慕雯

恋人啊!(上)

野泽尚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合肥市寨路 381 号)

杏花印刷厂

开本 757×1092 1/32 印张:8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ISBN 7—5396—1391—2/I·1288

(上、下册)定价:22.60 元

前言

“恋人啊”是日本富士电视台于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月所播映的精彩日剧，改编自作家野泽尚的小说，以两对夫妻之间交错的爱恋关系，来阐述现代男女在面对婚姻时的矛盾与迷惘，因为题材新鲜、剧情形式特别，还一度蔚为话题。

素有“最佳都会女性代言人”之称的铃木保奈美，在剧中饰演爱永一角，是那种凭感觉行事的个性女子，很容易就让人联想起“东京爱情故事”中的莉香，因此，本剧被日本媒体誉为主妇版的“东京爱情故事”；共同参与演出的还有“东京仙履奇缘”的岸谷五朗、“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佐藤浩市、“爱的真谛”的铃木京香、“这些日子以来”的长濑智也等，整出戏可以说是知名演员的技大竞赛。

时代进步，社会世象繁复而多枝，感情也变得纷杂了。身处现代的你，不妨找个轻松时刻阅读本书，咀嚼一下个中滋味。

第一章 for wedding

费尔梅尔的画跟这个房间真是搭调啊！爱永突然有这种感觉。

画里是一个写信的妇人。挂在这里的当然是复制画了。

半年前，银座的百货公司曾举办过一场荷兰画展，爱永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真迹的。

深受林不兰特影响的荷兰写实主义代表画家扬·费尔梅尔，他有不少作品都是以午后阳光微弱的房间内屏息写着信，或是压抑住心底的剧烈鼓动，从下人手中接过信函的女性为主题。

画中的信想必是情书吧？

不论是半年前第一次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或是距离婚礼还有三个小时的现在，画中所散发出来的静谧，就好像握住手里的刀子一般凉飕飕的，那种感觉深深的掳获了爱永的心。

画中那个优雅的女人穿着用貂皮镶边的柠檬黄居家服，右手拿着一枝鹅毛笔。她正准备写信，却又抬起头，朝着看画者的方向微笑。

她的微笑是在自嘲吗？那幅画总是让人觉得，妇人在提笔写信这这前就知道，情书中所用的爱的词语，其实都很空

洞,所以她抬头寻求看画人的同意,“你看吧!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句子。”

所以,爱永觉得这幅画实在非常适合这间好像把自己软禁起来的房间。

那么,她又该带着什么样的微笑,来面对和鸿野辽太郎的这段婚姻呢?

她正在一间旅馆的蜜月套房里,从这里可以俯视椿山庄广大的庭园。约有五坪宽的房间是西北向的,房间里洒满了澄澈的四月阳光,它好像可以将照射到的东西透明化似的。阳光是从对面建筑物的玻璃窗反射进来的。全景仿佛都映在窗面上的庭园,被樱花落后刚发出嫩芽所散发出来的绿意,罩上一层季节渴望着夏意来临般的颜色。

人工瀑布像急流般注进了一个幽静的鲤鱼池里。在旅馆对面的椿山庄本馆里,可以看到几组等着举行婚礼的人们,远远望去就像豆粒般大小。而正下方便是闪着十字架光芒的教堂。今天最早完居婚礼的新人和他们的亲友,正在教堂屋顶的平台上拍照。几个穿着小礼服的孩子们牵着的婚纱在风中飘扬,纯白的颜色让爱永觉得很刺眼。

爱永觉得外面太亮了,便将神线移回房内。用法式对开门隔开的内部卧室里,残留着失眠夜晚的气氛,淡淡的间接照明还亮着。

双人床上只有右半边有着睡过的凌乱痕迹,这是因为昨晚八点住进来之后,一直都只有爱永一个留在这房间里。

辽太郎竟然因为忙着工作而无法前来。

当初是辽太郎提议,两人一起到旅馆的蜜月房里度过最后的单身之夜。如果是在美国,新郎大概会以告别单身之夜

为名,叫来脱衣舞娘,和那些狐群狗党们狂欢作乐一番吧?相较之下,辽太郎的想法或许有点单调、无趣,不过就他对未婚妻的爱情而言,实在是无从挑剔了。

在旅馆的意大利餐厅吃过普罗旺斯鱼汤,回房后再叫来苦艾酒和橄榄。至于杜松子酒,房里应该有小瓶装的。好久没看爱永露一手了呀!辽太郎通常会这么说。

爱永做过各种工作,也在银座的老字号酒吧“BORDER”当过女调酒师,她最擅长调烈得好像要烫舌似的苦马丁尼了。对常带女人到店里的辽太郎而言,那种辣劲无疑就是一种讽刺。舌尖明显的杜松子酒的味道,就是对辽太郎的强烈爱恋。

那时候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呢?……在无法算出爱情的增减之中,爱永从挂着费尔梅尔的画的墙边,赤足踩在干净的地毯上,好穿过房间,进了盥洗室。

她把针织棉的淡粉红色上衣套在象牙色的喇叭裙上。或许是身材比例好的缘故吧?她那一百六十三公分的身高,看起来似乎要比实际上还高一些。

她把两手支在大理石的洗脸台上,企图以费尔梅尔式的微笑和镜中的自己对看,可是再怎么看都只是一个结婚之前闹别扭的女人的表情罢了。

再过两个小时就要穿上婚纱的二十七岁女人,都是这副黯然的神色吗?这种脸色绝对不是日光灯或睡眠不足造成的。

在长长的睫毛深处,她的眼睛像黑宝石般地绽放着光芒,眼尾微微下垂,笑起来非常吸引人。为了纾解压力,她吃了很多东西。昨天晚上一个人吃下的天妇罗,大概也都跑到脸上

了？我就是喜欢你那张看起来好像对什么有所不满的嘴唇，辽太郎曾经这样说过。

这可不是有什么不满。每当碰到重大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嘟起嘴巴，然后再作决定。我的嘴唇就像把心里的想法转化成具体语言的转接基地。

那我就攻击你的基地，这是辽太郎第一次吻她时所说的话。听起来就像几年前在通俗剧中听到的台词，可是爱永仍欣然地接受了辽太郎那像小喇叭手般的嘴唇。出乎意料的是，辽太郎接吻时的嘴唇竟然像个少年一般紧张，还微微颤抖着。

爱永就这样坠入了爱河。

先采取行动的是辽太郎，可是把两人的关系变得这样认真的，却是爱永自己。

第一次和辽太郎发生关系的第二天早上，爱永在辽太郎的公寓里先醒了过来，她换好衣服，煮好咖啡，将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用指尖将辽太郎戳醒。

——你想不想再抱抱我？

——现在？

——不是现在，是以后。

——嗯。我想啊！现在也想。

——不行！

——为什么？

——如果想要我，就说！

——说什么？

——说我们结婚吧！

总之是女方先行求婚的。

从转接基地发射出来的“结婚”两个字，像拿了一把利刃，对着一个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男人，要他作一个明确的答复。

——好啊！就这样。

——什么就这样？

——就是结婚嘛！跟我结婚吧！

——你确定？

——我确定！就这么说定了。如果你愿意，我们还可以写个契约书。

这是这对恋人，在东京下起初雪的那个早上的对话。

宾客约有一百三十人。虽然辽太郎是折扣商店里当红的经理级人员，但却不能算是一流企业的上班族。在椿山庄这已经算是盛大的场面了。辽太郎跟爱永的亲戚都不多，所以客人大部分都是辽太郎在工作上的朋友。对专肆破坏行情的前线士兵来说，这场婚礼等于是将自己的妻子公开介绍给亦敌亦友的同业或顾客的场合。

如果你说要我跟你一起拿枪冲锋陷阵，我就这么做；如果你要我夫唱妇随的话也可以，我会跟你并肩作战——只要你能用强而有力的话语，除去我心头的不安。

单身的最后一夜，竟然一个人躺在双人床的一边，辗转反侧地地了一夜。昨天晚上他也只打过一通电话……但我不是因为这些事感到生气。

对你来说，结婚到底代表什么？

我想把我的后半生都交给你。一个女人成为人妻就如同“交出”自己一样，难道你觉得这个包袱太多余了吗？

为什么你不对我那住在神户的父亲说那句话呢？

“请把您的女儿嫁给我，我会让她幸福的。”

你为什么没有一脸认真的，衷心而迫不及待地说出这句话呢？因为你不想对我的人生负责任吗？

爱永的思绪一发不可收拾，她拼命地想把这些无中生有的心绪抹去。

这不像我啊！即将要披嫁裳的女人，在最后关头竟然任性胡思乱想，裹足不前。这不像结城爱永会做的事。

真是不可思议啊！明明知道人与人之间不是靠语言来维系关系的，可是不说，却又好像没有任何藉以维系的东西似的。

我会一辈子守护着你。

在订婚期间，她曾经梦想男人用热诚的眼神许下承诺，看来，这样的梦想是无法实现了；再过不久，小俩口就要走进有争执、有甜蜜，不好也不坏的婚姻生活了。

爱永对即将要举行的婚礼产生绝望了。

她早就知道爱情本来就是虚幻的。

二十一岁的时候，爱永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恋。

从故乡的神户女中毕业，取得护士资格后来到东京的爱永，在大学附设医院的急诊室里工作。

平均每月看着三个人死去、身上沾满伤患的体液、在生死之间手忙脚乱……在这个不眠不休的工作中，爱永就像赶不上突然加快速度的轮送带，却仍然拼命地组合零件的女工一样。

当时爱永恋爱的对象，是一个一直顶着庆应招牌，一路都很顺利的年轻医生。在手术时，他就像一个擅于组合塑胶模型的高手。

跳楼自杀、全身被火烧伤、脑内出血、急性心肌梗塞……

不断被送进医院的病患们，使得爱永早已对“死亡”这两个字感到麻痹。只有这个男人，成了她心理上的唯一救赎。

但那是一种不会有结果的感情，因为，年轻医生已经有了一个家世显赫的未婚妻。

当他露出幸福的笑容时，爱永也跟着快乐地笑了；当他觉得不快乐时，爱永的情绪也受到牵制而显得郁郁寡欢。她总是随时随地注意着他的脸色，这样的感情，让爱永变得心力交瘁。过了不久，这段感情就结束了，这是可以料想到的结果。男人在芳邻餐厅灌下第五杯啤酒之后，好不容易把话说出来了，他说：我想跟你分手。于是爱永辞掉了护士的工作，在往后的几年里，好换了好几种工作。

爱情真是难以举一反三的东西。不知道谁曾说过，以前的恋爱经验对现在的爱情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上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一旦走到结婚这个关口，到了一步叹息、一步喜悦，不得不往前走的时候，去回顾以前受过的伤却相当有助益。恋爱就是这么一回事；结婚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只能这样低声告诉自己，同时轻抚以前的伤痕。

现在，辽太郎大概左手拿着行动电话，右手握着4WD车子的方向盘，正在忙碌地奔走吧？为了从破产的进口厂商手中削价买进商品，他正开车在川越一带急驰吧？！

可是，就算事关公司的命运吧，把一个就要举行婚礼的男人派去出差，事不关己地指使职员做事的公司，还算是公司吗？如果公司的社长和同事们都出席喜宴了，只有当事人辽太郎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没能赶上婚礼的话，我倒想看看那个带着浓厚大阪腔的仓重社长，要如何向我交代？

嫁个能干的老公是你的幸福啊！——一想到社长那不知

羞耻、嘎嘎笑着的模样，爱永就对不停在打败部复活战的辽太郎恨得牙痒痒的。

可是，她就是喜欢辽太郎这种破釜沉舟的个性。

唉，我又在兜圈子了。打从昨夜开始，自己就在对辽太郎的失望和爱恋之间一遍又一遍地徘徊。

真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快点过去就好了。可是，从刚刚对着费尔梅尔的复制画发呆到现在，竟然才过不到五分钟而已……

门铃响了。

从门铃的音声就可以知道，按电铃的人应该不是辽太郎，因为电铃的尾声就像麦芽糖的糖丝一样长。事实上谁按电铃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听在爱永的耳里，却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

爱永从门眼里窥视，她看到一张女人扭曲的脸，不是旅馆的工作人员。

“来了……”

爱永慢了一拍地应道，她松开了锁，把门打开。

那女人的薄唇，就像在沼地里战战兢兢开放的花朵；漂亮的双眼皮、端正的鼻形都很吸引人，但却给人一种骨型不太平衡的奇怪印象。她的身高跟爱永差不多，可是爱永却觉得自己要低头看她，大概是对方姿势不良的缘故吧。女人身上穿着蓝色的连身裙，搭配着一件半透明羊毛衫；耳环和两串式的项链、手镯清一色的珍珠制品，可是看起来却像换错衣服的洋女娃娃一样。总而言之，她的一切显得那么地不搭调，而且，她在拼命地武装自己。

没有表明自己的身分，站在门口的女人，好像不知道该如

何正视爱永似地，她一迳左右张望着。

这个女人好像在哪里见过。爱永对她的长相有模糊的印象，只要她一出声，爱永就可以想起她是谁了。

“……您是哪一位？”

“我姓一枝，一枝季里子。”

女人用甜美的声音说道。

想起来了！辽太郎曾带过这个不知是第几号的女人，到爱永的酒吧来。记得辽太郎说她是公司里的部属，在辽太郎的劝诱下，这个女人喝下了超乎她所能承受的烈酒。从她喝酒的方式就知道，她是一个酒品不好的女人；为了不让辽太郎丢脸，她拼命地用鼻子做深呼吸，企图维持正常的意识。

这个女人爱恋着辽太郎哪！爱永一边搅拌着调酒杯里的马丁尼一边这样想着，然后她开始揣测女人和辽太郎之间的真正关系。

看得出辽太郎的心并不在这个女人身上。所以那天晚上的苦味马丁尼并不像往常那般苦涩。

“对不起。”

季里子走了进来。她有种不由分说的压迫感，爱永只好往后退，让季里子进房来。

关上房门，凝重的气氛充塞在两个女人之间。

“请问……”

爱永用试探性的语气问她有什么事情。

两次都欲言又止，好不容易才出声的季里子，话里充满了感情。

“我在鸿野经理手下工作。短大毕业后，在‘GOOD PRICE’工作已经五年了。打从经理进公司开始，我便教了他

很多事情,现在他已经将折扣店的所有工作都弄懂了。对我来说,经理是一个很严格的上司,我总是受到他的责骂,可是,在骂过我之后,他就会请我去喝酒,他曾经带我去过你的店里一次……”

“我记得,那时候你喝了两杯对水的 OLD PAR,还有 SALTY DOG,对不对?”

“我在店里勉强让自己装得像个好女人,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却醉得一塌糊涂!”

季里子勉强地笑了笑,在爱永还没来得及请她坐下之前就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我可以要一杯水喝吗?……”

她用微弱的声音要求着,仿佛那天晚上的醉意还没有消退似的。

爱永从冰箱里拿出一小瓶矿泉水,连同杯子一起递给她。

季里子一接过来,就好像发出开始战斗的讯号一般,用力将瓶盖打开,嫌倒在杯子里很麻烦似地一口气便仰头喝了起来。

“您有什么事?我也该开始准备了。”爱永很客气地想请来者离开。

“……离准备还有一段时间吧?你穿什么礼服?一定很漂亮吧?我实在很想看看,可是没有人请我来参加喜宴,好遗憾啊!”

可是,看她的样子,好像也不是因为没有受到邀请,才满怀憾恨地闯进来的。

季里子两眼微张,用不知是空洞还是沉着的眼神凝视着爱永。她略带笑意地说道: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被邀请吗？”

“这个……”

“随便想想也知道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经理毕竟也是男人啊！他还是不愿意让自己抛弃了的恋人出现在婚礼上。”

这个女人曾是辽太郎的恋人？真叫人难以置信。

“你觉得可笑吗？”

季里子似乎把爱永嘴角的一丝表情当成是一种嘲笑了。
“可笑吗？”

她的眼神就像是一头被迫得无路可逃的野兽从死路逃脱出来一样。老实说，爱永觉得满可怕的。

“……不，我不觉得好笑。”

“其实经理根本就不爱你，我敢这样断言；经理爱的人只有一个。究竟他爱的是谁我并不清楚，可是至少我知道绝对不是你，经理的心里另有钟爱的人。你想，他可曾说过要让你幸福之类的话？这就是证据呀！”

爱永被戳到痛处了。

“因为他不愿对你的一生负起责任，所以就算撕裂他的嘴，他也不会说出保证让你幸福的话，就这一点来说，他可能还算是个诚实的人。即便对我也是一样。你跟我都不是他所钟爱的人，可是为什么你能和他结婚，而我却不能拥有这种幸运？……我听经理跟人家说，在婚礼的前夕他要在旅馆里，跟你度过婚前最后甜蜜的一夜。可是一接到琦玉的进口厂商破产的消息，经理就二话不说把你丢下，自己跑去工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了。我可以跑到只有你一个人的旅馆房

间,说明一切情况,让你放弃婚礼……所以,请你把经理还给我!现在还不迟,把辽太郎还给我!”

季里子越讲声调越高,最后成了哽咽声。因为情绪太激动了,她那妆上得不太均匀的脸庞,被融化的睫毛膏弄得满是污痕。

或许辽太郎以前曾经很残忍地抛弃这个女人,或许他们之间也曾有过肉体关系,或许是辽太郎的不忠导致她陷入即将崩溃的状态。

“你没事吧?……”

爱永像一个提心学生的小学老师一样地问着。

“还给我!把经理……还给我!”

季里子已经没有刚才那种一副要拿刀砍人的凌厉气势了,她低垂着头,豆大的泪珠滴落在地毯上。

爱永觉得她好可怜,在季里子身上,她好像看到了几年前的自己。当那个医生大口地喝完淡咖啡,开口提出分手的要求时,爱永只有无助地大叫:“骗人!”“你开玩笑!”如今,爱永在季里子身上,看到二十一岁时的自己……

“辽太郎就快来了,到时候我们三个人再好好谈谈吧!”爱永走近季里子,轻声地劝道。“他提过很多次哩!还很骄傲地说,自己有一个得力的能干女助手,他指的就是你吧?”

季里子点了点头。

“以后你仍然会在他的手下工作吧?”

季里子低下头,顺从地点点头。

“这样的话,就不该让男女关系的阴影留在办公室里。如果他有不对的地方,就让他好好跟你道歉吧!如果他还想装蒜,我会出面要他拿出最起码应该有的诚意。”

季里子抬头看着爱永。爱永的体贴、温柔让她不知所措。

“我也希望结婚的时候心里不要留有任何疙瘩，过去的是是非非，都要在今天给你一个交代……我会这样告诉他。”

这些安慰季里子的话，其实也是在安慰自己。“我们就一起等他进门，让他吓一大跳吧！”

爱永的语尾充满了活力，季里子对她这种反应感到很不解，同时发现自己脸上的妆已经被泪水糊成一片了。

“我可以补一下妆吗？……”她想站起来，脚上却踩了一个跟跣，爱永赶忙扶住她。

“在那边……”爱永把她带往盥洗室。

季里子像个战败者退场似的消失在门后。望着合上的门，爱永不禁叹了一口气。

她一回头，眼睛又刚好跟墙上的画对个正着。写信的妇人满眼嘲讽之色，似乎在说：“你看！爱情根本就是一场空嘛！”

可是很不可思议的，爱永对爱情和结婚已经没有刚才这么迷惘了。一枝季里子的出现固然令她感到很惊讶，但是所有的迷团似乎也都迎刃而解了。

就和她一起等待辽太郎的到来吧！把辽太郎逼入绝境，要他向季里子道歉，然后好好谈谈，问他到底有多大的决心要跟我结婚？打算怎么处理我全心交付给他的人生？

我会让你幸福，我会一辈子守护着你。——不管这些话有多么幼稚、肤浅，一定要逼辽太郎说出来。

好！就这么办！

爱永对着满园的绿意发出一声呐喊，然后把季里子喝剩的水咕噜地一口喝光。